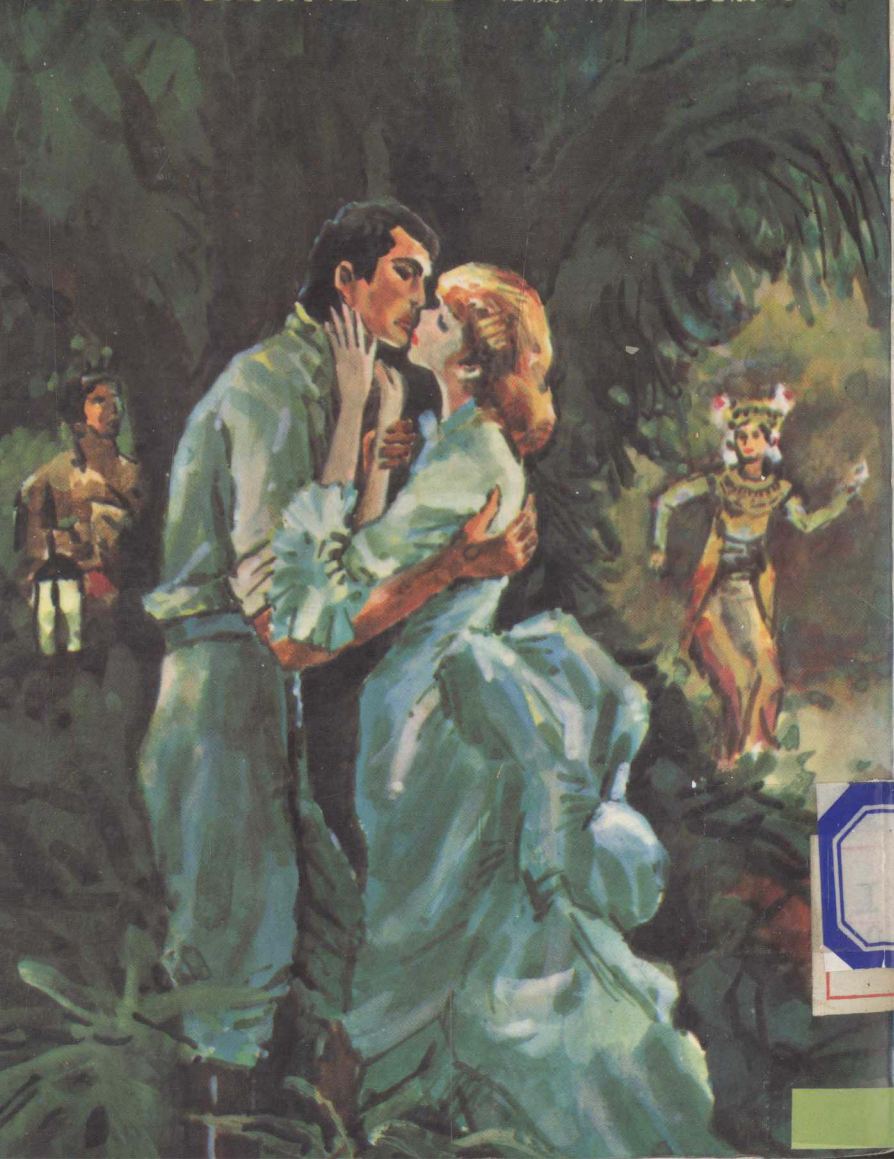


異域之戀

世界名著・愛的故事之三十五 卡德蘭／原著・霍銘儀／譯





世界名著・愛的故事之三十五

異域之戀

卡德蘭／原著・霍銘儀／譯

異域之戀

世界名著・愛的故事(35)

著者	卡德蘭
譯者	霍銘儀
出版者	明遠社
	香港英皇道651號六樓
	電話：H 6 1 6 6 8 3
發行所	明遠社
	香港英皇道651號六樓
	電話：H 6 1 6 6 8 3
印刷所	建明印刷廠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651號二樓
定價	港幣6元 外埠美金1.5元
初版	1 9 8 1 年 7 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港澳及海外版權係本社向臺北長橋出版社購得

第一章 一八九二年

站在燦爛的陽光下，眼前的景色一片生意盎然，田埂、輕柔的椰欄、遠山峰頂的叢林都閃耀著歡欣的光彩，維多·范漢伯爵的心情却十分沉鬱。

這兒的天地幾乎全由綠意構成：田野、樹林、整個山谷，全都一片清翠，就連赤素馨和梔子花的潔白也顯得黯淡失色了。

巴里島確實是風光明媚，只不過伯爵卻沒心情領會這份情趣。打從他踏下輪船的那一刻起，就爲了不知如何打發這段被貶逐的生活而懊喪不已。

說起來，這段日子很短。

即使包括行程在內，他離國的時間也不會超過一年。只不過，這是不可否認的貶逐，他的自尊實在受了相當沉重的打擊。

這次，皇太后傳召他往阿姆斯特丹皇宮覲見時，他原以為只是他出席例行的宮庭慶典，或代表皇太后接見造訪荷蘭的某國貴賓。

過去，皇太后常有這種傳召。對君位虛懸的荷蘭而言，伯爵的風流文采、機智靈活的外交手腕和對世事的深刻認識，正是主持宮庭慶典宴會的最佳人選。

不過，依他本人的意思，過去幾個月來皇太后召見他的次數太過頻繁，除非有特別新奇的意義，他並不想再度接受指令。

他發現自己煩透了要和那些極度傲慢又面目可憎的政治人物應酬週旋，何況單調枯燥的禮宴與沉悶的會議更使他難以忍受。

但對伯爵來說，他不只是荷蘭人民口中最高明出色的人物，又身為皇太后的遠房表親，所以承受再多的任務也是義不容辭的。

一八九〇年，威廉三世駕崩，年僅十歲的威嫺米娜公主即繼位為荷蘭女王。

當時，她的母后被指定為攝政皇太后，迄今已有兩年，年幼的威嫺米娜女王仍然在侍讀的階段。

伯爵與皇庭表親的關係非常良好，他願意隨時奉獻忠誠與關懷。

只要情況允許，他也樂意接受皇太后的傳召覲見，依她的指示執行許多任務——只要次數不過於頻繁，不會攪亂自己的日常生活就行。

他已邁進三十大關，變得有點自私，很在意自己的權益，其實也無可厚非。

伯爵不僅英俊瀟灑，待人處事更有一套，因此，只要拜訪過沉悶、守舊的荷蘭宮庭的人，無一不爲他特有的風度而傾倒。

這也許應該歸因於伯爵的荷蘭血統中摻有其他國家的浪漫性格。

他的家族素爲全國上下尊重敬仰，他去世的父親則身爲族長。

范漢家族的歷史可說是荷蘭歷史的縮影，荷蘭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幾乎都有范漢氏參予。

伯爵的母親是法國人——法國布烈公爵的掌珠。

她的確是傾城絕色，但人們也沒忘記稱道她那聰慧、活躍又樂觀大方的性格。巴黎有不少名流顯貴聚會晤談的高級沙龍，她盤旋其中正是最受歡迎的人物。

當漢德立·范漢伯爵與瑪蒂蓮·布烈聯婚時，大家都預測他倆的子女必定傑出非凡。

維多誕生後，證實了一切預測。父親去世後，他承繼了權威與名望，如今，除去皇廷之外，全國已沒有可與他抗衡的人物了。

他每次接受皇太后傳召，走過裝飾得金壁輝煌的宮殿時，總會動念想將宮殿重新佈置裝潢一番。

宮庭中的珠寶珍藏夠多了，尤其有不少無價之寶的名畫，只不過陳列擺設得一無是處。

伯爵高水準的鑑賞眼光一直被皇太后及其侍僕限制住，她們陶醉在現有的環境內，絲毫不打算將宮庭的氣氛與裝飾提升到更高的境界。

穿著華麗皇家制服的僕從諂媚地替他開門，伯爵走進皇太后的私人接見室。正如他所預料，室內除了太后並沒有其他人。

他向她行了傳統的大禮，剎那間，他捕捉到她眼神中的一絲驚羨。對伯爵來說，這算不上什麼稀奇事。

伯爵早就習慣了。只要是與婦女晤面——不論老少——他都會發現這種眼神。萬一對方沒有這種表情，他才真要大惑不解呢。

皇太后迅速恢復正常，代之而起的是一份焦慮。

「維多，」她平靜地說道：「我召你來，是想告訴你一件相當嚴重的麻煩事，我覺得由我親口告訴你，比其他轉告你好些。」

「請問是什麼麻煩事件？」伯爵問道。

他邊問邊想皇太后可能已經風聞他兩天前請宴的一場放蕩酒會。

那天宴會進行到一半，他就想到這些賓客的作爲以後一定會構成醜聞。

但一般人——包括荷蘭人民——總會對另一個浪漫世界的訪客予以特殊評價，也能容忍他們比較放浪形骸的作風，尤其他們是法國人時更是如此。

自另一方面看來，他也無法確定皇太后是否當真得知那晚一些令人遺憾的插曲，話再說回頭，誰又敢肯定不會有人在她身邊惡意中傷，或將芝麻大小的瑣事刻意渲染一番？

「請問您到底爲什麼煩憂？」他問道：「如果牽涉我在內，想必您一定爲我難過很久，我實在非常抱歉。」

他與皇太后談話時，總會刻意地守住君臣的本份。他不會強調與皇太后的表親關係，他相信她也欣賞這種行事方針。

「我實在煩惱透頂，」她回答說：「維多，我恐怕你很難置身事外。」

伯爵揚了揚眉毛，靜待下文。

對下面的談話內容，他並沒多少把握。宮庭這個小天地中，口舌是非最多，瑣碎雜事經過多重渲染誇張終會嚴重得離譜，不可否認地，他又正是談論最多的話題。

皇太后深呼一口氣，似乎想藉此穩定情緒。接著，她說：

「露惹絲·潘赫伯昨晚自殺了！」

她的話裏不夾一絲感情，單調的聲音似乎不停地迴響在空中。

伯爵無法置信地瞪著她。

「我不相信！」終於，他開口了。

「這是事實。她吞服的鴉片足可殺死兩個壯丁。今早侍女發現屍體時，她已死去九、十個小時了。」

「老天！」

伯爵迸出一聲低吼，他完全忘了應守的禮儀，越過皇太后站到窗口，屋外，是十一月冷瑟的天空，是冷清淒涼的花園。

「我會盡力不讓你牽涉進去，」過了半晌，皇太后說道：「而且使這件事不會成為醜聞。」

「怎麼會牽扯到我？」伯爵出聲粗野。

「因為露惹絲在自殺以前，爲了你與威勒姆大吵一架。」

「爲我？」

「她寫了一封信給你，內容的大膽，我也可以想像得到，這也難怪做丈夫的會勃然大怒。」

「威勒姆怎麼會知道內容？」

「露薏絲在她私人起居間內寫信，威勒姆突然走進去，她驚惶失措只顧到要將信件收藏起來，威勒姆就一把搶了過去。」

「只有威勒姆才做得出這種事！」伯爵憤憤地說道。

皇太后嘆息一聲。

「你也應該十分清楚他的嫉妬心有多強烈才對，何況，你們的所作所爲，他都掌握了充足的證據。」

「不過，事情已經過去兩個月——不，將近三個月了。」

「從你的觀點而言，也許是如此，」皇太后說道：「但露薏絲則不然，她仍然深愛著你——我相信，已經是相當歇斯底里的狂戀。」

皇太后停頓一下，然後加一句：

「所以她就死了。」

伯爵茫然地望向窗外井然有序的花園。

以前，他也多次暗自企求過，企求不要與潘赫伯·巴隆夫人牽扯出這種難以解決的糾紛。但事情還是發生了。也許，應該說一切打從開始就都錯了，却又錯在那兒？錯在隨侍皇太后身邊的貴婦中只有她美麗動人？

其他隨侍的貴婦都已進入中年，臃腫矮胖，難以入目，每當伯爵看到她們，總會聯想起從小就憎厭的牛脂布丁和麪糰。

露蕙絲·潘赫伯却如同冬日的一息春意。

她是一個娉婷多姿的美女，丈夫在朝廷中舉足輕重，所以年紀輕輕的她也在宮庭貴婦中佔有一席之地。

身為巴隆的第二任夫人，露蕙絲的年齡實在嫌小了點，甚至可說是巴隆的子女輩。伯爵很快就發現一點：她對丈夫根本沒有絲毫感情。

她的出身充其量不過是小家碧玉，所以巴隆來求婚時，她的雙親一致為這千載難逢的榮幸狂喜不已。

她的雙親完全忽略了巴隆年逾五十的事實，也從沒想到巴隆一廂情願地痴纏着她，只會使露蕙絲由驚恐轉為嫌惡。

他們只願夢想成真：女兒成為潘赫伯·巴隆夫人後，在皇庭佔有一席之地，並能躋身於隨侍皇太后的貴婦行列中。

伯爵開始與她調情時輕鬆中摻著玩笑的成份，他原先只想在沉悶的宮庭中點綴一些活潑的氣氛，並沒其他目的。

他絲毫不打算與有夫之婦鬧出緋色糾紛，也儘可能地避免成爲口舌訐詬的話題人物，那只有百害而無一利。

但他却發現在自己的奉承及挑逗下，露蕊絲幾乎可說是一觸即發地迎合著他。

在她的心目中，他正是思春少女夢寐以求的白馬王子，更是她少女時代夢想的完美形像。

「我崇拜你！」有一次，她說：「你就是太陽神阿波羅，爲我黯淡的生命中帶來一線光芒、生機！」

伯爵遠自少年時代即久經脂粉陣仗，與無數美女發生過艷聞，但現在仍爲露蕊絲的熱情所感，兩人煎熬於情火中。

差不多三個月前，他才發現事情的嚴重性：他們的感情好像脫韁的野馬，一發不可收拾。

露蕊絲對他的感情愈來愈熱烈，即使在大庭廣衆之前——其中絕大部份都是終生信奉禮教信條的人——她也不肯掩飾她的熱情。

她懇求與他幽會的次數，開始超過他可能答應的範圍。

爲求與他相聚，爲求滿足她沸騰的情慾，有時即使明知她丈夫在同一幢建築內——甚至可能只與他們隔著幾間房間——她也敢冒極大風險硬是要求與他一嚐禁果。

伯爵有些担心了。

他覺得自己似乎在堤壩上開鑿了一個小洞，沒想到洶湧的海水好像要將整個堤壩衝擊崩潰，眼看自己和許多人即將慘遭吞噬沒頂。

於是，他施展老練嫺熟的情場手腕，開始有意無意地擺脫露惹絲緊擁的臂彎、渴求他熱吻的櫻唇。她實在有點貪得無厭。

由於女人天生的本能，她感到事情的變化。

從此她便展開永無休止的情書攻勢，當他們單獨相聚時，她那種狂熱不計後果的情焰更使他深感不安。

他明白她追求愛情的本性近於歇斯底里，已經太遲了。

他明白自己惹發一場驚天動地的變故時，已經太遲了。

「聽我說，露惹絲，妳是有夫之婦，」他不止一次叮囑過：「妳必須考慮妳的丈夫。如果妳再胡鬧下去，他可真會把妳帶到遙遠的地方去，那時，我們就真的永無相見之期啦。」

他這樣哄勸她，以為總會收到效果，但她的反應只是不停的哭鬧。

有一次，露惹絲甚至淚流滿面地跪在他跟前，懇求不要拋棄她。

以前伯爵與女人交往一向處於優越主動的上風。

無可否認地，在脂粉叢中，他的名字就代表「勝利者」、「征服者」。與他發生過關係的女

人也無一不是死心塌地言聽計從。

話說回來，那些女人爲了身家名譽，大部份都夠精靈狡猾。

伯爵時常譏諷地想：女人在偷情時，即使再怎麼興奮放蕩，門外一聲輕微的動靜，也會讓她們以爲有人來捉姦了。

他承認：選擇露薏絲作情婦實在是件錯誤。她太天真了，那種性情根本不適合任何偷情私通嘛！

他以爲她結婚四年又爲丈夫生下渴求已久的子嗣，行事應當不會太過莽撞才對。但他錯了，不過也不能怪他，他又怎能想到她竟想藉此擺脫這場幼稚、無私的婚姻？

他忽略了最重要的一點：露薏絲在遇見他以前從來沒有戀愛過。

露薏絲爲這段遲來的愛情澈底迷失了自己，正如許多女人一樣，她被迫自這場甜美的感情幻夢中醒來時，以爲天地即將崩潰。

伯爵是情場高手，與女人發生關係時，尤其能展現平日不爲人知的體貼、細膩。

男人都認爲他性格冷酷，只有與他發生過關係的女人才會發現隱藏其中的溫柔——這正是他平日耻於表現的。

不過，在他所有的床第經驗中，露薏絲的狂熱與野性最難忘懷。

伯爵仍然沒轉過身子，問話的聲音却大了一些：

「太后，威勒姆打算怎麼辦？」

「我和他談過，」皇太后說道：「你應該想像得到他的痛苦。他說：如果可能，真想殺了你！」

「我倒不認為他會有這種志氣。」伯爵無心地加了一句。

「那不是問題重點所在，」皇太后銳利地反駁：「維多，你應該十分明白，只要洩露絲毫風聲，這件醜聞會傳遍全歐洲，對女王也有不利的影響。我絕對不允許發生這種事。」

「當然，當然！」

「我攝政以來，」皇太后繼續說道：「因為威嫺米娜還小，我決定將我們宮庭建樹為純潔神聖的象徵。」

伯爵很想說一句：「值得欽佩！」又覺得這句話的反諷意味太重了點。

就他的想法，他以為荷蘭宮庭做到的只是澈底表現了一個沉悶、庸俗的王朝，這正是其他王國不會跟進的傑作。

但他也了解皇太后嚴肅的心情——皇太后深知她必須承擔的責任。

「你也可以想像得到，」她說：「目前的情勢根本不容許你與威勒姆碰面。所以我決定了解

決的途徑，免除你們兩人的難題。」

伯爵自窗邊轉過身子。

「請問您如何解決？」他問道。

「我正要告訴你。」皇太后回答說：「你必須立即離開此地。據我所知，今晚有一艘輪船要從捷特蘭駛向東印度群島，你可以搭這艘船走。」

「東印度群島？」

伯爵極感震驚，說話的聲音猛然大了起來。

「我會通知樞密院說我得到有關巴里島不靖的情報，」皇太后繼續接道：「所以我調派你作我的私人顧問，到那兒調查。」

「巴里！」伯爵唸道，似乎從沒聽過這個地名。

「如果你今天出發，」皇太后接下去：「威勒姆會把妻子的死訊拖到明天發佈，那時你已不在國內了。」

「死訊拖延發佈？怎麼可能？」伯爵不禁問道。

「幸好診視露薏絲的醫生是我私人御醫，」皇太后回答：「目前知道露薏絲死亡的人只有我、你、威勒姆和醫生四個。當然，除去第一個發現真象的樞姆不算，她把露薏絲由小養到大，足

可信賴。」

伯爵什麼都沒有說，隔了一會兒，皇太后又接下去說道：

「你倒真該感激威勒姆。他曉得露蕙絲自殺後，就馬上趕來見我，請求指示。他身為朝廷元老，明白妻子的言行舉止會影響到王朝令譽。」

「您要我今天就動身嗎？」

「如果你要趕剛才我說的那艘船，」皇太后說：「就沒多少時間可以收拾行李了。」

她停頓了一下，靜待他開口。看到他沒有說話的意思，她又接着說：

「你出發前，我會派人把印信、代表我身份的秘密證件送給你。當然還有你到達巴里島後必須聯絡的官員姓名。」

伯爵仍然保持沉默。皇太后頭一次看到這位表親有點徬徨的模樣。

望著他英俊的面龐，她的眼神柔和了些，話聲中也參進一份關切：

「對這一切，我很難過。不過，維多，這都是你親手造成的。」

「親手！」伯爵同意她的說法。



旅途上，他一直重複這句話。